

景迈山的古茶树

徐元铨

从景迈山回来有阵子了，心思还牵挂着那里。

那浩瀚无边的云海，那随处荡漾的绿意，那苍干虬枝的古茶林，还有那由远及近的牛铃声，茶杯里的一缕兰香，村寨里一个不期而遇的微笑……桩桩幕幕，化作“不愿出山”的留恋。

在云南，我走过数不清的山地，或丰饶或贫瘠，或壮阔或秀丽，或知名或无名，都不似景迈那样予人如此长久的回味。世界遗产景迈山是座文化富矿，一亮相便惊艳了世人。

我数次到景迈山采访，在莽莽苍苍中行走，与山对话，与茶对话，在村村寨寨间追问。游目骋怀之处，有对一方水土的省视，对山乡巨变的慨叹。以媒体人的视角读山，品味无尽“景迈味道”……

初次来到景迈山，我就睁大了眼睛——到处都是鲜活的气象。眼前的植物，能叫上名来的没几种。在“生物王国”云南，待久了便愧于自己知识的匮乏：不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只认得满眼的绿，饱满的、光亮的、夸张的，连绵铺展在天地之间，四季轮回中变化不大。景迈山没有秋的肃杀和冬的寂寥，长年涌动着夏的生机。

正沉醉间，一场急雨不期而至。没来由似的，风起了，林间唰唰作响，雨像是先躲起来，等人近了才一闪而出。人也不需慌张，有头顶叶子护着，雨落到身上还得一会儿。我兀自以为，雨是风抖落了叶子上的水。等人找好地方躲避，雨才痛痛快快地落下来，扯天扯地弥漫群山。

等不了多大会儿，雨撤够欢了，把四周洗得澄澈，就谢幕了。太阳出来格外明亮，叶尖上的小水滴晶莹剔透，宛如一串音符，真个看不够！

雨停了，我继续走，细细看山上的房舍。房舍多用木、石和瓦建成，样式为亚热带常见的干栏式，一副通透质朴的样子。斜屋面上灰黑色的挂瓦越旧越耐看，晴雨皆宜。挂瓦吸足了雨水，会长出蕨类或石斛花，屋顶之上，茂盛的高山榕伸出肥硕厚大的叶片，风过时“手舞足蹈”，唰啦唰啦，响声也大。再往上看，湛蓝的天空那么高远。

景迈山的季节大概可分作雨季和干季，雨季易湿冷，干季昼夜温差大，火塘都是离不了的。云南山地上的居民都爱火塘，以前把它放在木头房子的中间位置，烟熏火燎间，饭熟了，茶香了。火塘还兼防虫、烘干之用。如今生活好了，砖瓦房的墙壁刷了白，做饭有电磁炉、取暖有电暖器，火塘如何安放？

经南朗河上的小桥，过景迈山寨门，车子沿弹石路咯咯噔噔向上，仙贡家就在路边。她家是山上最早一批开民宿的，一棵大榕树遮住了半个院子，亭子下有个火塘。火塘并不复杂：以硬土为底，砖石砌沿，放个铁三脚架即可。山上不缺柴火，有火才像家。仙贡父亲把火拨旺，茶水壶烧得滋滋响，火光映红脸庞，故事在你一言我一语中流淌。

听说，以前山上房子四面透风，加之没有电视、手机，漆黑的夜里，火塘照亮的地方就

是客厅。围着火塘说话，茶烧好先敬老人，老祖母讲她小时候听来的故事。夜深了，老人挨近火塘就睡着了——在仙贡家火塘边叙谈，我看得出景迈山尊老的礼俗，勾起片片乡愁。

景迈山上古风存：寨子有寨门寨心，人们把大自然的花纹穿在身上，兴起时唱歌跳舞喝酒。绿水青山间，大金塔巍然矗立，细长的塔尖向瓦蓝的天空诉说。走走停停，一不小心，你就跟合抱的大树撞个满怀。

印象最深的，还是东一片西一片的古茶林。五片古茶林、九个传统村落和三片分隔防护林，是这世界文化遗产的构成要素。约公元10—14世纪，景迈山先民在迁徙途中发现了这片野生茶林，从此定居下来。先祖留下遗训：我将去，留何物？唯茶树，代代传……

不只是景迈山，云南南部的广袤山区，隐藏着无数古茶林。人工栽培的古茶树茶园，面积有六十多万亩之巨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、临沧市和普洱市为其中翘楚。业内普遍认定，树龄百年以上的茶树可称古树。每年春天来临，搭架子爬树采茶成为云南茶园里的奇观，其中不乏身手敏捷的古稀老人。

古茶林既然称“林”，除了茶树高大连片，还和茶林混生有关，也就是茶林长在森林里——从高处、远处看，很难分清是茶园还是森林。绿草织毯、大树华盖的茶林里，有古人的生态智慧：那时候没有农药，为了防病虫害，也为了抵御寒潮侵袭，古人利用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来保护茶树，让万物自由生长，花蜘蛛吃害虫，茶树与森林声息相通。我不禁联想：一杯古树茶汤里，大自然的信息密码何其多！

近二十年来，由于人们对自然生态的赞誉，云南古树茶价格一路攀升。要不然，单从茶树的产量和采摘便利来看，或许古茶园早被淘汰了。曾经有那么一段过往，大面积的古茶林被改造成丰产的台地式茶园，弯腰就能采茶。而如今，景迈山的古茶林景观，成了现代化茶园前茶树种植方式的孑遗代表。或许群山连绵的偏远闭塞，倒也“因祸得福”，保存了这一片古意。

作为一种传统山地农业模式，古茶林对现代生产真有用吗？古老的技艺价值几何？景迈山芒景村的老支书南康，边烤茶边回答我这个疑问。

在窗明几净的家里，南康回忆起生态茶园改造的过程。21世纪初，因为大量用农药，景迈山高产的“台地茶”卖不上价，茶农们也深受其害：采茶人恹恹的没精神，脸色都黄白。如何减少甚而不用农药？景迈山人汲取了古茶林的生态智慧，把密植的茶树间稀，再在茶园中栽种香樟、山樱花、多依树等，通过仿造古茶林环境，“唤醒”茶树千万年的“生态记忆”。现如今，这种“返古”的生态茶园改造已在云南推广，可谓生态和经济价值比翼双飞。

在翁基村，如果从空中俯瞰，会发现寨子一圈都有大树，大树是寨子的边界，也是环境承载能力的标尺，寨子里的人装不下时，就要

寻地另辟新寨了。

我被这传统的智慧震撼了，了解越多，越能领会文化遗产背后的土地伦理，越惊叹于天人合一的丰富细节——古老的生存智慧和諧又精妙、唯美又科学。

茶是景迈山的灵魂。

生活中茶是礼品，是男女传情达意的信物，提亲、定亲都离不开茶，婚礼前要带上茶去祭拜，请求祖先神灵保佑幸福；婚礼时新人要对父母、长辈、客人依次敬茶。在山下的“古茶林文化景观”展示中心，我看到当地的“茶束”习俗：结婚请客、丧事办理、盖新房等，须用芭蕉叶包上茶叶和两只蜡烛，再用竹篾捆扎，作为郑重邀约的请柬。

景迈山的景迈和芒景主要是傣族和布朗族村寨，村民九成以上以茶为生，茶叶收入占总收入的九成多。因茶的利润，村民大多数得以留在山上，茶叶还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，让一座青山古老又年轻。

在糯岗古寨，我遇见了岩烈，一个满脸热情真诚的青年。岩烈白天做茶，晚上和天南地北的游客交流，让他意识到家乡文化的宝贵。虽然只读过初中，他同样去普洱市学习茶叶审评，用现代知识丰富大脑。岩烈还开了小网店，朋友圈里加的好友，从黑龙江到海南的都有。

我慢下脚步，任四周的风景在眼前流转。门口的青石板路上游客来来往往，木头老房子韵味十足，房后芭蕉叶和凤尾竹在风中摇曳。岩烈一身傣装，讲起茶叶包装设计头头是道，让人有几分“穿越感”。

传统和现代交织，景迈山的活力无处不在：苗条的傣族少女“小卜哨”们做起直播，外国人来开了“雨林韵味”咖啡馆，创意集市上摆着十里八乡的土货，布朗族老人能说普通话，连房子也迭代变迁。

景迈山上传统的干栏式民居比现在低矮昏暗，一般是两层的吊脚木楼，上层住人，下层堆杂物和养牲畜，鸡鸣狗叫就在脚下。如果时间再往前推，山上的房子还是更简陋的茅草房杈杈房——竹子或木头撑起狭窄框架，上面覆盖茅草，更像个“窝棚”。

如今，房子长高大了，也更结实了。一楼硬化能停车、能摆餐桌开农家乐，房子墙壁、地板加固改造后，抽水马桶历史性地上楼进房间了。三十年来变了三代，抚今追昔，景迈山上住房在拔节生长，生活也芝麻开花。

景迈山的活力，是绵绵用力，透着自信与从容。

仙贡经营着客栈和茶业生意，她看重的不是家里村里古树茶有多少，而是质量有多好。她感慨，小散弱仍是产业现状，一心想着用合作社把标准定出来，提起来。芒景村的南康老书记，如今正在忙企业诚信联盟的事，还花几千元做了茶叶检测报告。

南康呷一口茶说，申遗成功的好消息，比送来几年金子银子还高兴，但高兴不能过了头，保护还是第一位。景迈大寨小学校长对我说，还是希望更多孩子从小就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，再大的世界遗产也得有真感情。

四

景迈山的早晨，比城市里来得晚些。如梦似幻的雾霭不愿散去，深呼吸一口，甜丝丝的。循着远处传来的牛铃叮叮当当声，我信步走入一条林间小径，踩着绵软落叶，有时会被低垂的蛛丝拦住，有时会撞见一只松鼠。人在草木间，仿佛也变成一株草木，由静而定，身心调和。

景迈山的日子围着茶转，茶水涵养着景迈山人平和敦厚的性情。这里没有高高的院墙，也无需保安，真正夜不闭户。

有专家总结，景迈山申遗成功后挑战有三：一是旅游发展的风险，人来太多了，破坏古茶林生态环境；二是产业发展的风险，钱多了，村寨居民利益分配不均；三是文化遗产的内驱力弱化。

虽然申遗成功名噪一时，景迈山人还秉承“山上安静，山下热闹”的信念，山上做减法，让骨子里的静气和定力传承下去。

山上芒景村有棵“蜂神树”：六十多个书包大小的扇形蜂巢，长在十多层楼高的树干上，在阳光下流汁滴蜜，远观如硕大琥珀。树冠周围蜜蜂成群飞舞，微风过处，隐约有甜香飘来。这种蜜蜂当地俗称“大挂蜂”，是“环境哨兵”，如此多蜂巢齐聚一树，生态环境之好，可见一斑。“蜂神树”虽然没人看管，多少年来，当地从来没人去动树上的蜂蜜。

早在2007年前后，因为茶叶价格上涨快，有些村民和客商把外地便宜茶叶拉上景迈山，冒充本地茶叶卖以牟取暴利。村民自发组织起来，在各进山口看守，进山的车辆要挨个检查。有一次没收了上千斤的外来劣质茶叶，直接倒进茶园里当绿肥了。不炒作、不放任，不赚快钱昧心钱，就这样，掺杂使假的茶叶被堵在景迈山外。

我听说，景迈山底下有个世界级的大铁矿，为了保护遗产和家园，人们自愿选择封藏。正如祖先教导的：永续利用才是宝藏。景迈山人承诺：“我们是大地之子、景迈山之子……”作为现代人，在改善生活质量的同时，决不对自然界过度索取。我们要保护和尊重各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、建筑风貌，保护景迈山的每一棵参天大树、每一块古老茶园、每一缕阳光、每一寸土地、每一捧水……”

景迈山下，一个“全球首座万吨智能茶窖藏空间”项目正在施工，脚手架一天天长高。项目虽然现代化，但和景迈山没有违和感，世界遗产的桂冠配得上前卫潮流的理念。项目负责人对此感慨颇深：生态加文化，养眼又养心，那些来自大城市的客户，在景迈山旅居一阵子，会在篝火晚会上落下泪来。

我参加过这样的篝火晚会。月明星稀之夜，山里天朗气清，篝火熊熊燃起来，当地群众身着盛装，既唱低回婉转的情歌，也唱高亢热烈的祝酒歌。那是来自大地深处的歌声，是沾着泥土气息的舞蹈。大家的笑意，如清风，如明月。

我也被感动，被鼓舞，与大家手拉手围着篝火打跳，欢笑在山间回荡。此情此景，怎么能不拨动我的心弦？

版式设计：张芳曼



三十多年前一个春天的夜晚，我从故乡胶东半岛来到甘肃，来到河西走廊，来到万里长城的最西端——嘉峪关。

那天，风像刀子一样从戈壁滩上划过，母亲用头巾紧紧地裹住我的头，可我依然能感觉到那坚硬的砂石不停地击打我的脸庞。

在嘉峪关，很多人有和我相似的经历，由于父母早些年参加西部建设，自己便随父母一道，在这座荒漠戈壁上的小城里扎根、成长。

从1958年开始，建设者们浩浩荡荡地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此。那时，嘉峪关没有城市，只有古老的关城和苍茫的戈壁……父辈们自愿选择了这座城市，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，把青春挥洒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。从探矿开始，一座钢厂的建设带来了一座城市的崛起。

他们住过地窝子，住过干打垒。在酒泉钢铁公司建设初期，物资极度匮乏，人们只能就地取材，在戈壁上挖一个四方形的深坑，坑顶搭几根木头，再用芨芨草和着泥巴盖住，地窝子就盖好了。干打垒则是用土作原料，除了门窗和房樑需要少量木材外，墙壁都是就地取土，把土装入活动木板内，用铁杆分层夯实。屋顶也是用芨芨草编成席子垫层，上面用泥巴抹光。人们就在这里办公、居住。

地窝子和干打垒一直用到上世纪70年代，才逐步被正规的房屋所替代。至今，城市博物馆里还保留着这些特殊的记忆。

小时候，我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故乡的房子都是青瓦白墙，夏天的雨滴从瓦沿垂落而下，十分好看，而在嘉峪关，一律都是平房。住久了才明白，嘉峪关的大风，伴随着砂石黄土，把整座城市吹得昏天暗地——为了减小风阻，这里只能盖平房。

渐渐地，在嘉峪关，无论是学校，还是机关、工厂，都把植树节当成一年中的重要节日。由于气候原因，这里的植树节要比内地推迟一个月不止，我们栽下一棵棵小树苗，盼着它们长成茂密的林荫，变成美丽的花园。

后来，我参加工作，恰逢全国中小城市园林绿化现场会在嘉峪关召开。一名广东的代表在会上发言，她说，在戈壁上种活一棵树太难了！可即便这样，嘉峪关人还是打造了森林公园，建成了这片戈壁绿洲……

她的声音哽咽着，我的眼眶也湿润了。多少年过去了，多少代人的青春被这片戈壁上的风沙磨砺。如今，酒钢已经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，嘉峪关不仅是国家园林城市、全国文明城市、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，还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……种种殊荣，不胜枚举。

很多时候，我喜欢一个人漫步，看嘉峪关的风景。祁连雪山璀璨夺目，讨赖河像一曲清幽的胡笳，在清晨的微风中回荡着。站在讨赖河大桥上，身前是雪山，身后是城市，前面是高远的梦想，后面是温暖的依靠——

我们的嘉峪关，是天下第一雄关，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，它像一把锁钥，守住了千里河西的太平，护住了丝绸之路的繁盛。那些历史传奇漫过长城，在黑山岩画里升腾，在魏晋砖画里流传……

在嘉峪关，大家感念初创时期的艰苦，分外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：树木不能破坏，湖水不能污染，垃圾不能乱丢。每一个嘉峪关人，都是碧水蓝天的卫士。

现代工业文明的浸润和移民文化的多元融合，让嘉峪关人具备了一种关怀天下的大格局。你会发现，嘉峪关的城市建设是大气磅礴的，嘉峪关人的心胸是广阔辽远的。这是因为，在城市的初创时期，北京、上海的一些援建团队基本是整体搬迁来到这里，播洒了先进文明的理念。依托河西走廊的交通便利，嘉峪关的名声逐渐走向全国。

这座由父辈那一代建设者而兴起的城市，也成了我的精神家园。嘉峪关，我深深依恋着你。



嘉峪关的风景

赵淑敏



大纵湖里蟹儿肥

邹凤岭

天渐寒，螃蟹上了许多人家的餐桌。此时的螃蟹，经过了春夏的光照和滋润，壳青、腿硬、脐白，饱满丰实。前些日子，是一年中食蟹的好时节。

我家住在蟒蛇河畔，每逢秋天，捕蟹的人们尽欢颜。蟒蛇河连着大纵湖，是螃蟹生长的好地方。

春天里，在海水与淡水交汇处，幼蟹沿着河道游向大纵湖。这里芦苇丛生，环境优美，是水生动物、浮游生物的好居所。入秋，大纵湖螃蟹个个体肥，“日夜兼程”沿着水道向大海方向进发。父亲深谙螃蟹喜光、洄游的特性，傍晚提着长长的蟹笼，放到蟒蛇河水下。天黑了，再在近水处点亮一盏灯，吸引洄游的螃蟹。次日清晨，就能收获大半篓子的螃蟹。

小时候，这些捕获的螃蟹我们自家舍不得吃，常常拿到集市上换回一些零花钱。

在我国，食蟹历史久远。蟹性寒，肉鲜美，把酒食蟹，古已有之，流传至今。

从小生活在水乡，吃蟹早已融入我的记忆里。最常见的是一种腌制的蟹小，家乡人叫它蟛蜞，个头小，一斤有十多只。蟛蜞蟹壳、蟹腿、蟹螯样样全，有点儿蟹黄，没有多少肉，味道却十分鲜美，是下饭的好食材。

卖蟹人撑着一条小木船，沿河道来到村前的码头边，大声叫喊：“卖大蟛蜞啦！”我与几个孩童，跟在奶奶身后，看奶奶用鸡蛋换回一大碗蟛蜞。我们嚷嚷着嘴馋了，奶奶便从那蟛蜞上摘下蟹螯，一人一只，吃得有滋有味。邻里吴三爷，一只蟛蜞半碟卤，能当三餐饭的咸菜。那时，物质贫乏，权当蟛蜞是宝贝。

今日的水乡，螃蟹做成了产业。成熟的养殖技术、良好的湿地环境、天然的水质，使得螃蟹个大、肉嫩、黄满、味鲜。我进城后，虽

少有时间回故乡看捕蟹，却在小区门口随时都能买到大闸蟹。街边螃蟹专卖店，排队的人常常络绎不绝。一排排玻璃水箱做成的货架上，养着大小各异的大闸蟹。随到随买，店主人麻利地用绳子捆好蟹腿，装进硬纸盒里，方便顾客携带。同去购蟹的朋友说：“到大纵湖游玩，食蟹真是一种享受。”

大纵湖景美，大闸蟹味美。有一年秋天，大纵湖旅游景区举办向游人赠送大闸蟹的活动，我与同伴有幸参与，每人都喜得一只新出锅的大闸蟹。

前几天，老伴买回一串大闸蟹，一家人翘首以盼。我解开蟹绳，将螃蟹洗刷干净，放入锅里清煮。蟹乃美味，可以水煮，可以做羹。北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中记有蟹的蒸煮、油炸、面炮、酒醉等多种食法。而明末清初美食家李渔说：“世间好物，利在孤行。”认为食蟹

添加配菜是多余的。我喜爱清水蒸煮大闸蟹，食用时蘸点姜末陈醋作佐料，原汁原味，是为上等佳品。

不一会儿，蟹已蒸熟，出了锅。原先那青褐色的蟹壳变成了橙红色，整个蟹身通透明亮。一家人围坐餐桌前，我打开一瓶酒，给每人斟上一杯。酒香、蟹美。

记得小时候，家人同食螃蟹时，桌上放着锤子、剪子、叉子、镊子，还有长长的粽针。父亲说，吃蟹是件风雅事，宜用多种工具剔出蟹肉慢慢品。秋里食蟹，来了雅兴，我与孩子同吟“蟹螯即金液，糟丘是蓬莱”的诗句。想必唐代大诗人李白不知，他的《月下独酌》传唱到了我家餐桌边。

抬头间，月儿爬上了高楼。手机响起，友人发来自己绘的《螃蟹荷花图》，好美。食蟹的故事，诉说美好生活长又长。